





皇明資治通紀卷之十一

孝宗敬皇帝紀

秀水十六與校正

東莞陳建輯著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  
圖書館珍藏印

戊申弘治元年正月擢左庶子劉健為禮部右侍郎兼

翰林學士入內閣叅預機務健河南洛陽人○召巡撫

遼東左副都御史馬文升為左都御史召南京刑部尚

書何喬新為刑部尚書○二月上耕籍田禮畢宴羣

臣時教坊司以禱劇承應或出狎語馬文升厲色曰新

天子當知稼穡艱難宜宜以此責亂宸聽耶卽斥去之二御史以糾儀下獄文升謂卽位之初不宜輒罪言官於是得釋時論偉之○三月上視太學謁先師○勅修憲宗皇帝實錄○南京吏部主事儲燿上疏薦舉謫藉遺才先是中書舍人丁璣主事張吉王純進士敖毓元李文祥並以言事得罪遠謫燿惜其才上言五人者旣以直言徇國必不變節辱身今皆棄之變夷嶺南之間毒霧障氛與死爲伍情實可憫乞取而寘之風紀論思之地則言論風采必有可觀與其旋求敢諫之士不若先用已試之人上以付吏部起用之○加贈

前少保兵部尚書于謙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太傅諡肅愍建祠墓所賜額曰旌功命有司春秋致祭時給事中孫需等言謙功在社稷宜賜贈諡廟祀從之也

按于公謙巡河南時公解在馬軍橋西天順初謙被誣死開封父老聞之咸滂泣相率詣故解爲位哭奠後因立祠解旁祀之李夢陽爲之記杭州後復以于謙配伍子胥褚遂良岳飛爲四忠祠嗚呼兩地專祀四忠竝列于謙之死爲不朽矣

少詹事楊守陳請勸講學聽政疏曰孟子曰我非堯舜之道不敢陳于王前夫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

允執厥中此堯舜之得于內者深而爲出治之本者也  
詢于四岳闢于四門明四目達四聰此堯舜之資于外  
者博而爲政治之綱者也臣昔忝宮僚伏覩 陛下儼  
然端拱朗誦經書儒臣肅然進退畧陳訓詁未嘗降一  
睿問以考究聖賢之奧旨帝王之全道理欲危微之辨  
何自而明知止精一之功曷從而盡臣恐 陛下之得  
于內者未能如堯舜之深也今 陛下視朝之所接見  
者惟大臣之丰儀而已宮中之所聽信者惟內臣之言  
語而已至于君子小人之情狀小官遠臣之才貌何由  
識之羣吏之情弊萬民之疾苦何由聞之賢才不能以

自達聰明時有所偏蔽臣恐 陛下之資于外者未若  
堯舜之博也伏望遵用 祖宗舊制仍開大小經筵以  
講學常御早午二朝以聽政其大小經筵則必擇端介  
博雅之儒臣侍班侍講 陛下聽講之際凡有未明輒  
賜清問凡聖賢之旨帝王之道人臣之孰爲忠邪政事  
之孰爲得失天下何因而治亂歷代何爲而興亡皆一  
講明之必使聖心洞然而後已凡四書五經 祖宗  
典訓及歷代諸史百官題奏皆當聚之文華殿後日輪  
內閣大臣一員講官二員使居前殿之右廂 陛下退  
朝常御後殿或前殿以養心窮理裁決庶務一遇經書

題奏或有隱字奧義則錄示講官使解或召問使對  
陛下一日之間居文華殿之時多處乾清宮之時少使  
慙寡而心清惑少而理明則得于內者深而出治之本  
立矣至若午朝則 陛下御文華殿而內閣及府部院  
寺大臣及科道官輪番列待遇有大政會議使人各盡  
其謀 陛下審而行之其餘具本奏者則召內閣面議  
而批荅之凡內外官員見辭赴任或自任所來見者  
陛下必俯降辭色或詢時政或詢賢才以及地方之利  
病兵民之休戚俾各從實以對因以察其賢否忠邪而  
加黜陟焉罷行焉俾賢才常集于目前視聽不偏于左

右以天下之耳目爲一已之聰明則 陛下之資于外  
者博而致治之綱舉矣若謂精一執中爲腐談詢岳達  
聰爲迂說謂經書不必與儒臣問荅政事不必與羣臣  
面議但如近世之聽日講以示虛文御午門以應故事  
凡百題奏皆付內監諸臣請旨批荅謂可以致治臣恐  
積弊未革隱禍已深不但如目前所慮而已 上褒納  
之○吏部尚書王恕議保治奏狀言正統以來每日止  
設一朝臣下進見說事不過片時聖主雖聰明豈能盡  
識盡察不過寄聰明于左右之人大臣于左右之人相  
見者不多亦豈能盡識諸大臣之賢否亦不過寄聰明

于門客門客之識見未必盡合公論或得之毀譽之言  
或出於好惡之私是致以直爲枉以枉爲直者多欲察  
識之得其真必寡 陛下日御便殿宣召諸大臣與之  
講論治道謀議政事或令轉對或閱其章奏如此非惟  
可以識大臣而隨才任事亦可以啓沃 聖心而進于  
高明矣

按王端毅之言正與楊文懿合 孝宗晚年屢召公  
卿大臣議政便殿未必非二公之言啓之也

二月十二日初開經筵賜講官學士程敏政等宴及白  
金寶鈔有差十三日文華後殿早進讀尚書孟子及午

進讀大學衍義自後以爲常講畢賜茶 上皆呼先生  
而不名○四月天壽山大風雹毀瓦傷物震驚陵寢  
上遣官祭告戒諭羣臣修省先是大學士萬安尹直旣  
被劾罷劉吉憲科道言之乃傾身阿結昏夜欵門祈免  
劾彈建言欲超遷科道待以不次之位凡科道爲 聖  
情採納者悉謂由已自此以來莫有言之者矣至是左  
庶子兼侍讀張昇上疏謂應天之實當以輔導之臣爲  
先萬安尹直相繼罷去獨劉吉尚留深結科道昏暮欵  
門柔佞取悅無所不至貴戚萬善依憑宮壺寃焰熏灼  
言與締姻請托公府賂入私門數吉十罪自謂李林甫

之蜜口劍腹賈似道之牢籠言路合而為一宜亟譴斥以應災異以回天意可也疏上御史魏璋等阿吉意交章劾昇指為輕薄小人左遷昇南京工部員外郎由是人自吉為劉綿花以其耐彈也○逮御史湯鼎及壽州知州劉槩下獄鼎為人抗爽喜為大言以風節自負先是以前馬詣內閣會萬安劉吉尹直謂曰近日詔書裏面不欲開言路吾快持言官增之耳鼎即以其語劾奏之請其不當稱裏面且歸過於君非人臣之義數日司禮監宣鼎入傳旨以疏已留中鼎大言疏不出將併劾諸中官諸中官稍匿鼎昂然遂出益肆志自負多以草

疏示人已而安直皆免鼎與李文祥等日夜酣呼以為君子進小人退雖劉吉尚在不足忌也一時直聲震天下吉使門客徐鵬哨御史魏璋以利使伺鼎鼎家壽州知州劉槩與書言嘗夢一人牽牛鳴澤中槩手提牛角引之而上蓋人牽牛象國姓此國勢瀕危賴鼎復安之兆也因餽白金為壽鼎大喜出書示客璋以此劾之謂其妖言誹謗遂捕鼎及槩下錦衣衛獄○六月達虜犯大同宣府詔鎮守等官各陳所見○僧繼曉伏誅給事中林廷玉言姦僧繼曉罪惡貫盈先年雖已發為民然盜竊賞賚家貲鉅萬日擁美姬以自娛漏網故鄉優



游自在非所以昭典法而示鑒戒也。上納其言命錦衣官械繼曉至京斬于市。○七月二十日文華後殿講書畢。上賜講官程敏政等各織金緋衣金帶及紗帽靴皆叩頭謝訖。上顧謂曰先生辛苦咸對曰此皆職分當為頓首而退敏政有詩記之曰日映采恩曉殿深湛恩稠疊駕親臨褒衣紅濯天機錦束帶黃分內帑金久幸清班居宦履漸驚華髮點朝簪經生職分尋常事消得君王念苦辛。○八月詔考正孔廟從祀名位禮科給事中張九功奏言孔子之道大同天地從祀諸賢豈容或苟如荀况馬融王弼皆在所當黜今之儒臣禮

部侍郎蘇瑄在所當入少詹事兼侍講學士程敏政上言聖王治天下以祀典為重况孔子功德在萬世必文與行無名與實副者乃可以從祀若戴聖身陷賊吏劉向喜談神仙馬融為梁冀草詔殺李固何休解春秋黜周王魯王弼何晏倡為清談王肅佐司馬昭篡魏杜預為吏不廉為將不義得罪名教皆宜黜祀顏子曾子子思配享于殿而父在兩廡非所以明倫宜別立啓聖一祠祀叔梁紇而以顏無繇曾皙孔鯉及孟孫氏配享祭酒謝鐘則謂吳澄出處不正當黜其祀俱詔廷臣議之學士吳寬言從祀苟有益于經傳則馬融楊雄皆

不廢侍郎倪岳亦言馬融王弼之徒其立身不可無貶然秦漢以來六經出煨燼賴諸子抱遺經專門講授經以復存自唐之註疏多祖其言今之經傳引用尚多其說何可盡廢于是從祀成仍其舊云

按張程謝三臣所議皆是而當時不能從何也至嘉靖聖天子始斷然一切正之豈事固有待與惟薛文清從祀之議近來若給事中楊庶解一貫都御史姚謨叅政許讚御史楊瞻燮得仁屢上言之當時皆以議不同而止

擢湖廣按察使楊繼宗爲左僉都御史巡撫雲南繼宗山西陽城人性剛廉爲嘉興知府止帶蒼頭一人如旅寓然滿九載民老幼遮道留之不忍捨去陞淞江按察使憲綱振肅初藩臬諸司所用取辨于下鎮守中官供給日費萬錢繼宗一切革去之陞右僉都御史巡撫順天地方外戚宦官莊田多佔民間地土繼宗悉奪而還之權貴歛踪成化乙巳星變上疏左遷雲南副使復累陞巡撫雲南卒繼宗爲人好善惡惡出于天性與人不苟合人多憚其方嚴居官三十餘年其剛直廉介之操雖庸人孺子皆知其名云○以都指揮王欽梁宏爲都督僉事旣而罷之時太監李良典御廐爲宏欽乞陞旣

得旨矣武選郎中陸容上疏極論都督武官極品體勢甚重不宜授無功及非人而良等招權市恩當正典刑疏兩上竟奪其新命士論偉之○冬禮部尚書周洪謨致仕卒諡文安洪謨常著經書疑辨錄每自言吾爲此錄發經書之蘊正先儒之失破千載之惑雖三台之尊黃閣之榮吾不與易也洪謨專門尚書恒不滿于蔡傳欲訂著爲書未成而卒○召南京兵部尚書耿裕爲禮部尚書裕河南盧氏人前南京刑部尚書耿九疇之子也○擢兵部郎中陸容爲浙江右叅政容蘇州崑山人弱冠爲縣學生卽有志經濟大肆力于經史百家至凡

典禮兵刑漕運水利之類莫不通究曉晰舉進士累官兵部職方郎中時邊報旁午章奏日或三四上凡虜情虛實地理險易兵力分合皆犁然具中肯綮事下一邊邊人驚服而于沮征安南沮太監李良乞陞數事尤偉改武選郎中值上登極上疏論八事曰儲養台輔教導勲戚愛惜人才久任巡撫經理武衛選練禁兵均平鈔法慎重會議言多懇切時劉吉柄國疑容侵官將陰中之尚書余子俊爲言于吏部得出爲叅政容蒞浙江尤有聲旣而竟以考察去位聞者大駭容著述甚富各式齋稿菽園雜記等書

按以陸文量之賢而當時竟以考察去位豈不惜哉  
近時行人司副岳倫疏劾張璠桂萼謂假考察以積  
斥撫按之臣垂朝覲以罷去忠謹之士胡端敏奏議  
謂近年考察多將剛正有爲不肯逢迎結交之人黜  
退致令人才缺乏正謂此也冬餘序錄亦謂近歲黃  
州知府盧濬守已愛民而得罪上司應朝去職曹濂  
繼之恃其所親貪暴自恣兩京考察皆得完璧時有  
盧濬不來天沒眼曹濂重到地無皮之謠愚謂我  
朝特考察之叔以爲彰痺之術然其如多私鮮公何  
哉

乙酉弘治二年二月太子太保兵部尚書余子俊卒贈  
太保諡肅敬子俊嘗語人曰人臣事君當隨事盡力卽  
近且小亦須爲百年之計又曰大臣謀國遇有大利害  
當以身任之慎勿結交市恩爲遠怨自全之地亦名言  
云○謫兵部主事李文祥爲貴州隆興衛經歷先是文  
祥旣出爲咸寧丞王恕重其才尋奏召還授兵部主事  
居十餘日中書舍人吉人以言事下獄乃有媒孽文祥  
前妄議朝政者於是亦被逮成獄降邊衛經歷未幾進  
表南還遇寒至南河城曲河冰陷溺死時年三十○謫  
御史湯鼎知州劉槩戍甘肅貶庶吉士鄒智廣東石城

千戶所吏目先是槩等既下獄馬文升掌都察院以槩受槩餽遺誹謗朝政問充軍槩比擬造妖言者律罪死時言官畏內閣威權無一人敢爲槩等申白者惟王恕上疏救之劉吉票旨不從竟發充軍時吉憾智嘗劾已諷錦衣衛因罪獄辭連及智併下之獄逼供與槩等往來誹謗朝政欲處以死刑部侍郎彭韶辭疾不爲判案獲免乃謫石城後二年卒年二十六

按名臣錄鄒智猶中寫懷詩有曰人到白頭終是盡事垂青史定誰真夢中不識身猶繫又逐東風入紫宸辛受朝詩有曰盡披肝膽知何日望見衣裳只此

時但願太平無一事孤臣萬死更何悲其慷慨忠愛之意溢于言表餘千張言謂人臣以王道爲心生靈爲念自宋諸儒沒後如鄒汝愚者殆不多見使天假之以年其所成就固未可量而不幸短命死矣惜哉建謂鄒汝愚之才大類方孝孺

大理寺評事夏鏞上疏曰臣伏見主事李文祥庶吉士鄒智等皆以言得罪夫言官無流竄之禍則不足以彰其譽有謫徙之苦則愈足以見其難罪愈重而名愈高是言者之得罪雖今日之苦亦後時之利但非人主之福耳人主者知此之故轉而容之則言者無其禍亦無

皇明通紀卷之十一  
其名罪愈輕而名愈鮮而名固歸于人主之一身矣疏  
奏留中

按此疏詞婉得諷諫之體而亦不失爲確論也

閩鄭善夫與人書曰前代以直言得譴者他日公論  
一定多起爲美官而天下之士亦以此多而侈之近  
世士大夫亦每効之以矯美名于一時及其貶竄則  
皆慰之曰是何傷哉是固仕宦之第一籌也其人亦  
自謂曰吾讀書之能事畢矣不死則希越常格不幸  
而死亦收忠義之名學勇退者則渴日月而行以取  
捷徑士君子立身事君而可如是哉建謂夏大理之

之言爲人君不可不知鄭少谷之言爲人臣亦宜自省  
以左都御史馬文升爲兵部尚書召提督兩廣軍務右  
都御史屠瀟回掌院事○調南京給事中周紘爲南京  
光祿寺署丞御史張昂爲南京通政司知事先是紘等  
奉命南京教塲點軍數少不准破調守備官奏其刁蹬  
劉吉票旨令吏部調外任王恕執奏紘昂奉命點軍不  
宜調言不聽復票旨云周紘張昂點軍不到如何不卽  
奏聞却乃展轉刁蹬挾制令已從寬調外任了罷恕復  
奏言天下大事賞與罰而已賞必當功罰必當罪此爲  
治之良法也今不治王者之罪反責點操之官何以使

人哉吉猶不聽科道交奏以爲老臣言宜聽絃等乃得  
改京職吉在內閣專以報怨爲務 上初卽位言官論  
薦大臣必以王恕爲首及論劾大臣必以斥萬安及吉  
南京科道保舉王恕入閣乞速罷去萬安劉吉言尤激  
切及安旣去吉當國專政與恕內外不合恕有所行吉  
必從中沮之時中官蔣琮等守備南京訐奏給事中方  
何等吉票旨貶謫殆盡恕奏薦戶科給事中陳壽爲大  
理寺丞吉諷御史論壽不諳刑名改南京光祿少卿恕  
又薦太僕少卿白思明爲僉都御史巡撫延綏吉諷御  
史魏璋等論其不協人望調外任知府恕憤吉沮抑屢

疏求退人皆知恕爲吉所媚嫉畏其威權不敢言惟以  
懷恩在內知恕之賢吉雖嫉恕亦不敢加害云○西域  
撒馬兒罕遣使進獅夷人所過橫爲騷擾禮科給事中  
韓鼎上言 陛下初政放驅珍禽異獸天下聞之今未  
踰年邀受夷人貢獅恐無以杜方來獻者况猙獰之獸  
非宜狎玩且供費不貲宜罷遣之時 上不置妃嬪繼  
體未立鼎復上言古者天子一娶十二女以廣儲嗣今  
舍是弗圖乃徒建設齋醮將以徼福于神不已惑乎上  
嘉納之

李夢陽曰 孝廟不立貴妃時言官有以匹夫之行

言者或謂之不讀禮者也古者天子有后有夫人有世婦有嬪諸侯一娶九女皆廣儲之道也是故世傳不絕

六月京師及通州等處大雨水溢軍民房屋傾倒人畜漂溺死者甚衆詔審錄獄囚百官各陳政事闕失○時皇莊厲民戶部郎中周軫言天子燕富于民不當有莊宜及數捐以與民亦宜革管莊名目請如例畝限三分責民入租有司解部以進疏人留中○八月刑部尚書何喬新等言伏觀大明律四百六十條其間計贓科罪者居多至於計贓又須估鈔方可定罪然計贓科罪

者律也律一定而不可易以贓估鈔者例也例所以輔律可隨時損益之但國初制律之時每銀一兩值鈔一貫今則值鈔八十貫是國初常人盜銀八十兩方得絞罪監守盜銀四十兩方得斬罪今常人盜銀一兩監守盜銀五錢即坐絞斬罪名雖曰民俗澆漓恐人易犯故重以懲之然非祖宗制律之本意矣查得正統成化間都御史陳智監察御史李至剛等各有論奏或欲照依國初估鈔常人盜銀八十兩方坐絞罪或欲照今時估鈔常人盜銀一兩即坐絞罪合而論之贓輕罪重者似過于刻贓重罪輕者似失于縱合自今後估計鈔貫



皇明通紀卷之十一  
銀每一兩銅錢一千文各值鈔四十貫庶幾得中時議者以銀錢估鈔舊例行之已久宜仍依原估喬新等議遂不行

按國初定律六賊計錢定罪不知何時始變例爲估鈔國初坐賊貫盈問絞斬真正死罪不知何時改爲雜犯許贖矣自估鈔例行犯賊銀一兩估鈔八十貫坐死賊罪輕重不論議不得不變爲雜犯許贖矣二者皆變法之失而實鈔估作其偏也霍文敏奏議謂大明律有祿人受枉法贓八十貫絞是爲之禁欲人難犯也文臣以其厲已遂托欽定事例改從襍犯而

許之贖是以法輕易犯賊吏亦肆非太祖制法初意矣建謂聖祖制法欲傳之萬世而未及百年卽已變改不可勝言如雙溪襍記所謂律書變改始于徒法廢而流法亡如滕都憲昭所謂決斷武臣舍律而用例是以武臣益貪縱不檢祖宗深重變亂成法之戒而變亂已如此况後此愈久愈遠將若之何十月吏部右侍郎楊守陳卒諡文懿守陳浙江鄞縣人性恬淡官五品十有六年泊然自處未嘗求進權幸有重其賢欲援之者使所親喻意守陳謝却之私謂其人曰吾猶婺婦也守節三十年今已老矣豈白首而改節

皇明通志卷之二十一  
耶嘗被命教內監教成多去爲近侍與守陳同事者率  
因之取寵貴而守陳獨無所資籍士論多之嘗言古人  
謂國可滅史不可滅我太祖定天下卽命儒臣撰元  
史太宗靖內難其後史臣不紀建文君事遂使建文  
數年朝廷政事及當時忠于所事者皆湮沒不傳及今  
採輯尚可補國史之缺景皇帝已復位號而英宗  
實錄標目猶書郕戾王附是宜改正草奏欲上以病不  
果○令州縣選民壯先是天順初令招募民壯鞍馬器  
械悉從官給本戶有糧與免五石仍免戶丁二丁以資  
供給如有事故不許勾丁至是令州縣選取年二十以

上五十以下精壯之人州縣七八百里者每里僉二名  
五百里者每里僉三名三百里者每里四名一百里以  
上者每里五名春夏秋每月操二次至冬操三歇三週  
警調集官給行糧其餘照天順元年例

按我朝承平百餘年來衛兵之弊極矣此舉似得  
變而通之寓兵于農之意與今日奏合別圖丁糧催  
募頂役者制頗不同愚于治安要議有隨圖里編民  
兵之策畧與此合經世者考之

丘氏濬曰成周之制兵籍于大司徒征行則屬之大  
司馬凡其有事以起徒役則皆前日之農也士不待

遷皆吾民將不改置卽吾吏居則聯其家而爲比類  
族黨出則聯其人以爲伍兩卒旅父死而子繼無招  
收之繁而數不缺自耕而自食無廩給之費而食自  
飽豈非制兵之得其道與建謂果能行弘治初令州  
縣選取民兵之制亦庶幾成周遺意第惜乎行而不  
終今日惟從事朋合混編催募頂役也所以猶未合  
古未盡善與

或曰子何以言今日衛兵之弊極也曰虛名而無實  
也有損而無益也百害而無一利也何也今總計天  
下實在衛所官軍之數猶踰九十萬除西北諸邊兵

約三十萬爲稍得其用其兩京及腹裏六十餘萬徒  
爲贅物而已徒爲耗耗而巳非特徒爲贅物爲耗耗  
而已而且易爲亂階有司給糧稍不如期輒羣起詬  
譟思欲爲變甚至戮辱官吏焚掠居民朝廷無如之  
何惟事姑息而已語云養軍千日用在一朝今國  
家倉廩大半費于兵不惟無一朝之用而且伏無窮  
之禍胎焉語曰兵以衛民今有警惟恐折傷官軍顧  
驅鄉兵募打手以當寇反役民以衛兵焉嗚呼有兵  
如此不如無之兵而無用曷若已之而議者猶憂軍  
伍之不充每司府州縣各置清軍官而歲差御史督

之亦弗思甚矣愚謂今每衛縱使清勾填補充滿舊額亦不過徒增贅物徒增耗蠱徒益禍胎事竟何益故愚以爲不若罷軍勿清停清軍官勿置勿差而從事于選取民壯之制以倣寓兵于農斯爲更化善治可久可繼董仲舒曰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丘文莊曰天下之事譬于器用有舊而壞者必爲之新製則其用不窮二者誠切喻也愚爲此議似駭世忤俗然實變通之道不得不然爲國不寓兵於農終爲苟道嗚呼非淵識遠慮洞察治體不拘奕世習之士未必不以愚言爲狂矣

庚戌弘治三年春封后父張巒爲寧壽伯尋進封侯○會試天下舉人命大學士徐溥少詹事汪諧爲考試官取錢福等三百人廷試賜錢福劉存業靳貴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復官員紛由例先是成化甲辰令被災所在考滿官員納米祿備饑荒賑濟免其赴部惟造須知功蹟牌冊差人齎繳而已至是王恕等會題言各官廩祿有限而雜職之俸尤微苟非取于公必至剝于下貪惰之風由茲而起考課之法廢格不行甚非政體今後考滿者俱令給由赴部照例考覈從之○夏河決原武議遷河南省城不異命戶部左侍郎白昂往治之先

是河决原武支流爲三其一决封丘金龍口漫于祥符  
長垣下曹濮衝張湫長堤一出中牟下尉氏一汜濫于  
蘭湯儀封考城歸德以至宿遷瀾漫四出不由故道  
盡役民溺死者無議者奏遷河南藩省于他所以避其  
害左布政使徐恪條陳其不可乃止命昂往治之昂復  
舉南京兵部郎中妻性協治乃築陽武長堤以防張秋  
引中牟之决以入淮而古汴河以達泗自小河西  
抵歸德飲馬池中經符離橋一帶皆浚而深廣之又疏  
月河十餘以殺其勢塞决口三十六由足河入汴汴入  
濉濉入泗泗入淮以達于海水患消息昂又以河南入

淮非正道恐不能容乃復自魚臺歷德州至吳橋修古  
河堤又自東平北至興濟鑿小河十二道引水入大清  
河及古黃河以入海河口各作石堰相水盈縮以時啓  
閉焉

李氏東陽曰河之爲患自古有之漢以後决無常時  
治法亦異蓋有塞有浚有疏而疏之說勝國朝凡决  
後爲張秋都憲徐公有貞治之有撓其議者曰不能  
塞河而顧開之耶使者至徐出示二壺一竅五竅者  
各一注而瀉之則五竅者先涸使歸而議决此白公  
之親得于見聞者也金龍之决山東以爲憂而河南

復慮其塞兩議之弗定亦久矣白公既從而議于是  
培增汴堤又疏其下流諸河故兩省之民咸宜之疏  
之效亦明矣哉

定廣積倉糧事有司每十里以上務要積糧一萬五千  
石每三年一次查盤有司少三分者罰俸半年少五分  
者罰俸一年少六分以上者九年考滿降用

按胡端敏奏議謂弘治初年州縣親民之官責其備  
荒積穀多少以爲殿最所以民受實惠固得邦本正  
德以來此官不重輕選驟陞下焉者惟圖取覓得錢  
以防速退上焉者惟事奉承取名以求早陞

答肯

盡心民事民窮財盡一遇凶荒多致饑死今宜遵復  
先廟舊規

冬彗星見于天津詔大臣言軍民利病時政得失時內  
臣勢盛刑部侍郎彭韶上言內官出入左右言語輕重  
能爲禍福人所畏憚今軍馬錢糧人匠柴炭盡付其手  
分例相沿更相倣效虛名實支遮掩外官誰能詰之比  
見凡有章奏無不先九而後下于該部承而行之不復  
審處及至有犯多從寬宥第宅踰制服食求奇聲勢移  
人望風震懼于斯極矣可不亟爲懲刑乎入言臣獲隨  
午朝竊念日奉尋常起數于事無補願 陛下執其要

焉自今午朝惟議經邦急務如大陞除大災異緊急錢糧邊報緊閱工程囚犯之類許令該衙門先期開具事由奏乞 聖駕定日出御左順門事當會議者就于御前公同計議事體既定就行口奏取旨奉行次日補本備照仍乞溫顏俯詢曲折如此不惟世事日熟於 聖明耳目而羣臣邪正亦自可見既不廢午朝之典又可率羣臣與事 上嘉納之

辛亥弘治四年春刑部尚書何喬新致仕喬新執法不阿羣小多不悅有御史鄒魯謀躡陞大理寺丞喬新薦其屬郎中魏紳補之魯遂誣奏喬新受親故餽遺囑托內閣劉吉素銜喬新遂下錦衣衛鞠訊無驗喬新乃乞致仕而歸魯尋亦謫外尋又以罪論死人皆爲喬新快之

按雙溪雜記先是何喬新惟重王恕每不平劉吉所行吉憾之及得鄒魯劾章遂從中主其事竟令致仕魯後謫戍爲仇家毆辱瞎其雙目劉吉尋亦罷歸大盜白晝入其家驚怖而死天道好還如此

擢吏部左侍郎彭韶爲刑部尚書○兩廣總兵官安遠侯柳景有罪下獄奪爵總督兩廣右都御史秦紘亦下獄坐免景在鎮貪暴不法紘具列其狀劾之逮景下刑

皇明通記卷之十一  
部獄抵法追贓鉅萬褫其爵景求援于戚畹壽寧侯于  
內降冀減其贓且披他事誣紘以圖報復由是紘亦被  
逮坐免既而景贓銀追及八百兩有旨免其餘欠彭韶  
上言 陛下優待貴近之臣如此臣固知 陛下有所  
不得已也但臣忝列守法之官不宜阿順以圖自便景  
所追贓數十未及一乃恃蒙恩盡行蠲宥如物論何且  
景贓既可免他日爵位亦可營求而復矣爵位既復又  
可營求出鎮矣姦回藉口良善解體誠非國家之利也  
不聽○八月修憲宗皇帝實錄成總裁大學士劉吉徐  
溥劉健副總裁禮部尚書堂詹事府丘濬少詹事兼侍  
講學士汪諧也

王氏鏊曰前代修史左史紀言右史紀動宮中有起  
居注如晉董狐齊南史皆以世守職司馬遷班固皆  
世史官故通知典故親見在廷君臣言動而書之後  
世讀之如親見當時之事我朝翰林皆史官立班  
雖近螭頭亦遠在殿下成化以來人君鮮與臣下接  
朝事亦無可紀凡修史則取諸司前後奏牘分爲吏  
戶禮兵刑工爲十館事繁者爲二館分派諸人以年  
月編次雜合成之副總裁刪削之內閣大臣總裁潤  
色其三品以上乃得立傳亦多紀出身官階遷擢而



已間有褒貶亦未必盡公後世將何所取信乎

九月大學士劉吉罷時 上欲封 張皇后弟伯爵命

吉撰誥券吉言必盡封 周 王二太后家子弟乃可

封其實欲稽遲以俟賄 上惡其專權使中官至其家

勒令致仕初劉棉花之誚或告吉以為出自監中一老

舉人好恢諧者吉因奏定舉人監生三次不中者不許

會試其作威福如此至是吉頰行京師人攔街指曰喚

棉花去矣吉去舉人會試禁限亦除○是月二十四日

皇子生即 武宗皇帝也○十月命太子太保禮部尚

書丘濬兼文淵閣大學士入內閣典機務先是召入閣

者皆自侍郎而下未有以尚書入閣者尚書入閣自濬

始○擢吏部左侍郎張悅為南京兵部尚書悅松江華

亭人篤學力行居官恪慎守法以不欺為本未嘗以恩

怨利害動其心嘗謂人曰古之聖人其過人甚遠凡所

猷為皆至公無私故其事業光明俊偉今之人去古聖

賢亦遠矣每事竭其公忠猶恐不及况復濟之以私乎

或言有善讀書不善做官者悅笑曰此正不善讀書耳

世豈有遵書本行而悞者悅素清約自庶僚至重任四

十餘年始終一節○十二月起秦紘為南京戶部尚書

紘既免科道交章論救王恕亦極言紘清忠不宜罷遂

起用焉絃山東單縣人平生剛毅廉介歷官至大司徒所居僅蔽風雨妻孥麥飯菜羹不改其舊及卒家無餘貲子孫有貧乏不能存者○掌錦衣衛事都指揮使朱驥卒驥性度寬厚涉獵書史初龔衛正千戶少保于謙以女妻之天順初謙爲權姦構害驥亦坐累謫戍邊成化初謙寃白驥得還任二年以兵部薦陞指揮僉事督官校捕逐盜賊有功累遷今職十四年命掌錦衣衛印尋奉勅兼理機密糾察之務驥爲政不苛時重妖言禁有妖人真惠者僞爲書以惑衆爲邏者所發株連數千百人皆當坐死驥曰首事者獨惠耳餘皆愚民何辜得遞減戍邊有衛卒偵其隣人傳示妖書者欲發其事覲賞亟以告驥斥之曰此妄耳取書焚之滅其迹凡制獄下錦衣者所司輒以巨挺加之以厲威驥獨否 憲宗嘗命撻忤旨者或譖其用小杖 上怒遣中使詰責驥具以實對卒不易弘治初遴選軍政兵部列疏獨稱驥老成得體敦厚不刻云

鄞楊氏守陳曰 國朝設錦衣衛爲親軍職任雄要其掌 御乘輿則漢奉車都尉之職也其掌徒隸察舉官邪民慝則司隸校尉之職也其掌徵循京師禦非常戢姦寇則執金吾之職也其掌制獄逮繫則又

兼廷尉之職也兼是數職雄要莫尚焉任其職者往往怙寵恃勢煩刑黷貨遠或數年近或二三年輒憤事以賈禍惟朱驥監前車務爲長厚恪守厥職司衛事二十餘年善始令終近時所未有也

封 皇太后兄王源爲瑞安伯弟王清爲崇善伯王濬爲安仁伯源尋進爵爲侯

壬子弘治五年三月冊立 皇子御名 爲 皇太子

大赦天下○四月大學士丘濬上疏陳時政之弊大要謂 太祖開國洪武建元歲在戊申我 皇上登極改元之歲適與相符天意殆欲 陛下紹休 烈祖也邇

觀漢唐宋之世自百五六十一年之後徃徃中微政事日趨于弊風俗日趨于薄紀綱日趨于弛由是馴至于不可振起而底于亡此無他中世繼體之君皆生于世道豐亨之際宮闈逸樂之中不歷險阻不經憂患天示變而不知畏民失所而不知恤人有言而不知信好尚失其正用度無其節信任非其人因仍苟且而無奮發之志顛倒錯亂而甘敗亡之歸故也向使其君若臣當斯將微之時灼然預知其中微之象因上天之垂戒汲汲然反躬修省以祈天永命其國祚豈止于此哉今災異迭見彗見天津地震天鳴無虛日異鳥三鳴于禁中其

咎徵之應甚可畏也宜釐庶政盡復舊規以應天意願  
陛下端身以立本清心以應務謹好尚勿流于異端節  
財費勿至于耗國公任用勿失于偏聽禁私謁以肅內  
政明義理以絕神仙慎儉德以懷永圖勤政務以弘至  
治庶可以回天災消物異而帝王之治可幾也因擬爲  
二十二條以爲 朝廷抑遏姦言杜塞希求節財用重  
名器之助凡萬餘言 上覽奏甚悅批荅以爲切中時  
弊命擬行之

詞林記謂丘濬上此疏自此 聖心益加嚮用然濬  
時年已耄矣其後 上日英明頗遠近習而聽信內

閣實濬有以啓之也 建按丘文莊此疏先借漢唐

宋中葉爲喻以警 聖心而終陳二十二事欸設爲

諭荅之辭以牖 聖聽其啓沃剴切視魏徵十漸之

疏無讓焉惜以文繁不能盡錄今節錄二欸以例其

餘天子誠能備錄其言列于屏幃于黼座之側時賜

觀覽其有益于 宗社生靈非淺其疏條云自今

以後臣下有言佛道二教可以延福祚者請斬之曰

古之帝王好佛者無如梁武帝崇道者無如宋徽宗

然而武帝餓死臺城徽宗殞身漠北皆致酷禍其效

何如也有言工作之人勞苦欲希陞賞者請折之曰

國家之于百工技藝有官者各有俸祿無官者亦有糧給其所以作勞成效皆其職分當爲者也因事而不時賞賚秩滿而循資陞用可也乃欲一次畢工一次陞賞國家安得許多官爵錢糧也哉餘皆類此詔以太廟配享功臣追封王爵俱係輔佐太祖高皇帝平定天下大有勲勞之人今其子孫有不沾寸祿與編民無異欲量加恩典俾奉其祀該部查勘明白具實以聞蓋用禮科給事中吳仕偉建言也于是吏部行各所在查取開平王曾孫常復寧河王玄孫鄧炳岐陽王支孫李濟東甌王玄孫湯紹宗赴京兵部奏請俱授南

京錦衣衛指揮使俾各近其墳墓以便奉祀○錄誠意伯劉基九世孫瑜爲處州衛指揮使先是景泰中錄基七世孫與顏孟二氏之後竝爲翰林五經博士至是給事中吳仕偉復言誠意伯乃功臣其後不當爲博士乃改是職

按國初封功臣公侯伯者七十餘人後惟魏國徐公黔國沐公與武定侯三人子孫得承襲至今餘皆廢罷至此乃錄用常開平等五人之後皆元功迨嘉靖中今皇上以開國元勛子孫宜與國同休乃詔封常開平之後玄成爲懷遠侯李岐陽之後沂爲臨淮

身明通系  
卷之二  
侯鄧寧河之後繼坤爲定遠侯湯東甌之後佑賢爲  
靈璧侯而誠意伯孫瑜亦仍伯爵報功之典愈隆愈  
盛矣

八月壽寧侯張巒卒追封昌國公尋命其子鶴齡襲封  
壽寧侯○令兩淮等鹽運司鹽引俱于運司招商開中  
納銀類解戶部太倉以備邊儲國初以來天下鹽課俱  
于各邊開中上納本色米豆商人欲求鹽利于近邊轉  
運本色以待開中故邊方粟豆無甚貴之時至是戶部  
尚書葉淇淮安人鹽商皆其甥 因與淇言鹽商赴邊  
納糧價少而有遠涉之虞在運 銀價多而得易辦

之利淇然之內閣徐溥淇同年最厚淇遂奏准商人引  
鹽悉輸銀戶部送太倉銀庫收貯分送各邊鹽銀積至  
一百萬餘兩人以爲利而不知其壞舊法也商人赴邊  
開中之法既廢近邊米豆無人買運價遂騰湧邊儲自  
此整理愈難矣

按嘉靖中詹事霍韜疏謂昔我 太宗皇帝之供邊  
也悉以鹽利其制鹽利也鹽一引輸邊粟二斗五升  
是故富商大賈悉于三邊自出財力自招游民自墾  
邊地自藝菽粟自立堡伍歲時屢豐菽粟屢盈至天  
順成化年間甘肅寧夏粟每石易銀二錢時有計利

者曰商人輸粟二斗五升支鹽一引是以銀五分得  
鹽一引也請更法課銀四錢二分支鹽一引其獲利  
八倍于昔矣戶部以爲實利遂變其法凡商人引鹽  
悉輸銀于戶部間有輸粟之例亦屢行屢止且雖輸  
粟亦非二斗五升之舊矣商賈耕稼積粟無用輒糶  
而歸邊地遂日荒蕪困疲今千里沃壤莽然荆榛稻  
米一石值銀五兩皆鹽法更弊之故也然則欲安邊  
足用莫急于復太宗鹽法乎建按祖宗朝足邊屯  
田爲急中鹽次之今皆不行惟臨時倚辦于空運糶  
買二者而已然空運苦于陸路艱難糶買苦于邊方

粟貴皆下策也嗚呼 祖宗良法廢格不行末世下  
策因循襲用無怪乎邊事之日非也備書于紀智者  
察焉

十一月停止生員吏典上納事例吏部尚書王恕等奏  
訪得永樂宣德正統年間天下亦有災傷各邊亦有軍  
馬當時未聞有納糧草納銀兩爲監生吏典等項事例  
糧草不聞不足軍民不聞困疲近年以來各邊并腹裏  
少有災傷所在守土等官止圖目前分寸之利不爲國  
家長久之計輒便奏聞生員吏典納粟等項事例彼此  
效尤遂爲長策自有此例雜進者日多一日以致正途

監生吏典因而壅滯不得出身候選多至十五六年以上纔得一官年已向衰誰肯盡心職業不謀歸計又况此等今日既以財進身他日豈能以廉律已欲不貪財害民天下治安何由而得本部已於弘治元年三月具題停止續該巡撫山東都御史王睿巡撫南直隸都御史侶鐘各明知本部題准停止再不許奏開前項生員吏典納銀事例乃敢故違戶部亦不查照輒便朦朧覆奏准行是使後來雜進人數愈多選法愈加壅滯况其所得銀物不及一貴族所積濟人不多壞事實大所宜通行就便停止今後各處災傷任從巡撫等官多方區

畫再有奏聞前項納銀事例聽從本部并科道官糾劾治罪 上從之

按生員吏典納銀事例弘治以前猶暫行復止人數有限今則無限數無止息之期矣向猶以為接濟軍旅饑荒之用出于不得已今則為接濟土木之工矣向猶以為不美之政廷臣屢經議革今則循習視為當然為常事為不可已之規不可無之矩而無復有警議之者矣世變于茲益可驗

癸丑弘治六年正月詔考察官員未及三載被黜者俱復其任洪武永樂以來凡百司朝覲命吏部都察院考



其尤不職者乃黜之不過數十人其後吏部患人言務以多黜爲公方面而下少有微瑕輒黜之黜者亦不敢訴大學士丘濬因言于上曰唐虞三載考績三考黜陟今有居官未半載而黜者所黜徒信人言未必皆實此非唐虞之法亦非祖宗舊制也上深然之會吏部上大小庶官當黜者凡二十人乃勅凡歷官未及三載者俱復其任雖經三考非有貪暴實迹者亦勿黜按我朝考察之法利鮮而弊叢利小而害大蓋此法止利于疏通選調而已而弊害不可勝言一起上官徇私喜怒陰除異己之弊一起下司阿諛承迎祈

免下考之弊一起在位亟圖囊篋以防速退之弊愚于治安要議詳言之經世君子考焉大抵我朝後來事體凡百多變異于國初然變而之善者什一變而之不善者什九

正月兵科給事中吳世忠疏乞推恩典以表忠義謂昔太宗皇帝奉天靖難當時文臣如方孝儒周是修練子寧鄒瑾魏公冕齊泰黃子澄諸人皆仗節以死夫太宗之靖難者武王之心天下之大權也孝儒諸人之仗節者夷齊之志天下之大慮也微大權則天下之民命不立微大慮則天下之大義不明二者不可廢一也世

之說者徒以諸臣之迹爲疑而不敢言此皆不知祖宗之心帝王之孝者 太宗嘗謂羣臣曰人君立賢無方練子寧若在朕固當用之 仁宗卽位之初卽詔齊泰方孝儒等俱是忠臣其子孫親識抄沒充軍者悉皆赦回此 二聖之所已行者且 仁宗旣罪李時勉而日後又有文忠之論 英宗旣誅于謙而未幾又有廟祀之榮 祖宗雄畧率多類此 陛下以 祖宗之心爲心褒表諸臣 九廟聞之豈獨生色而已耶事下禮部議格不行○會試天下舉人命太常少卿兼侍講學士李東陽少詹事兼侍講學士陸簡爲考試官取汪俊等

三百人○三月廷試賜毛澄徐穆羅欽順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刑部尚書彭韶罷先是亢旱求言韶陳時政得失乞減去皇親昌國公墳塋工程及乞速正中官王葫苗通高永之刑皆當時所難言者左右及戚畹皆不悅大學士徐溥亦與韶不協韶乃辭疾乞骸骨歸後二年卒贈太子少保諡惠安

按都御史林俊奏議謂彭韶文學經緯廉聞貞風正色立朝先憂爲國生今之世無愧古人沒而易名宜亦近之其視吳訥論文恪魏驥論文靖葉盛論文莊實足嗣休並美不知定議之時何取惠安之義舍大

錄細不顯其人不足以服中外之心愚謂彭從吾易  
名之不稱由首相與之不協非公論也宜林見素疏  
請欲爲改諡與

以右都御史白昂爲刑部尚書○擢浙江左布政使劉  
大夏爲右副都御史督治決河先是河復決楊家金龍  
等口東衝張秋堤命工部侍郎陳政治之政卒乃命大  
夏○太子太保吏部尚書王恕罷時大學士丘濬亦階  
太子太保兼禮部尚書一日內宴濬以內閣坐恕上恕  
以已冢宰不宜居禮書下遂嘖有煩言與濬成隙適太  
醫院判劉文泰援例求進事下吏部議格不行文泰因

憾恕遂訐奏恕變亂選法及不當令人作大司馬王公  
傳內多詳述留中之疏并封所刻傳進之上疑恕賣  
直沽名恕上疏自劾乃下文泰獄降御醫恕不自安懇  
求致仕時人皆疑文泰之奏訐濬陰嗾之然濬實不知  
也于是言官交章劾濬媚嫉妨賢乞賜罷黜上不聽

待濬愈厚○改禮部尚書耿裕爲吏部尚書加太子太  
保擢禮部左侍郎倪岳爲禮部尚書○命孔彥繩爲翰

林世襲正經博士主衢州孔子廟祀彥繩末衍聖公孔

友端嫡派裔孫也友端從宋高宗南渡留居衢州遂以  
衢州爲闕里子孫仍世襲衍聖爵號入元始廢遺祭田

五頃至是用守臣言授以是職以便奉祀

甲寅弘治七年春 興王之國安陸州 上皇弟九人

興王岐王益王衡王雍王壽王汝王涇王榮王岐雍二

王後國絕○巡撫山西都御史張敷華奏乞增解池鹽

課以補宗藩歲祿從之時宗室日繁而山西累歲荒歉

祿米多缺故也○夏命太監李興平江伯陳銳協同都

御史劉大夏督治張秋決河先是大夏既受命循河上

下千餘里具察利害乃集河南山東二省守臣議之大

夏曰河性猛悍張秋乃下河襟喉未可輒治治于上流

分導南行復築長堤以禦橫波且防大名山東之患候

其循軌而後決可塞也疏上報可工方興而張秋東堤

決合運河水盡東流由東阿舊鹽河以入于海決口濶

至九十餘丈糧運愆期時訛言沸騰謂河不可治宜復

前元海運或謂陸輓雖勞無虞乃復命興等協治之○

下山東按察副使楊茂仁獄謫長沙府同知時茂仁上

疏言官多則民擾治河既委劉大夏又差李興陳銳事

權分而財力匱乞將興銳取回專委大夏且謂木陰氣

也其應為宮闈為夷狄宜戒飭后戚防禦邊患疏上興

等切齒之誣奏茂仁為妖言逮繫下錦衣衛獄科道交

章論救乃謫府同知茂仁楊守陳子也○塞張秋堤更

名安平鎮先是劉大夏等發丁夫數萬於黃陵岡南浚  
賈魯河一帶分殺水勢又浚孫家渡口別開新河一道  
導水南行由中牟至潁州東入于淮又浚四府營淤河  
由陳留縣至歸德州分爲二派一由宿遷縣小河口一  
由亳州渦河會于淮築長堤起河南胙城經滑長垣東  
明曹單諸縣盡徐州長三百六十里始塞張湫堤分上  
命工五旬而事竣

宋濂治河議曰比歲河決不治以中原之地平曠夷  
衍無彭蠡洞庭以爲之滙故河常橫潰爲患其勢非  
一多爲之委以殺其流未可以力勝也自禹治水之後

無河患者數百年以大伾而下醜爲二渠至于大伾  
播爲九河入于渤海蓋河流分而其勢自平也今河  
合汴泗東南以入淮而欲使一淮以疏其怒勢萬萬  
無此理也方今破金隄踰曹鄆地幾千里悉爲巨浸  
民生墊溺比古爲尤甚莫若浚入舊黃河使其水流  
復于古道然後導入新濟河分其半使之北流以殺  
其力則河之患庶其有瘳乎建按宋景濂謂河流分  
而其勢自平此治河上策又謂宜復黃河古道分其  
半使之北流近日智謀之士所見亦同備著于左學  
士張元禎與張憲副籙書曰聞今黃河以北多存河

流舊身但上下湮沒已久若因其舊身開為數支以達平原及直沽等處一可以殺直奔安平之勢一可以引資灌溉如此則不惟運河無患而北方旱溢之災可常免矣昔禹疏下流為九道而納之海理同勢同霍尚書韜議處黃河疏謂三代前古黃河自孟津至于懷慶東北入海今衛河自衛輝東北至于天津入海猶黃河也今圖便宜之策舊河陰原武之間擇地形便導引河水注于衛河南北分流水有所歸可免潰溢衝決之患且使黃河環遶幾甸亦可壯京師之形勢舟楫通利南北又可增一運道萬世無窮之

利也 胡尚書世寧奏議謂舊開沁水至紅荆口分流一道六十里通衛河近年始塞是河因沁可以通衛也且黃河與衛河亦相去不遠宜差官踏勘荆紅口及陽武上下相度地勢相應處所開掘一河北通衛輝稍撥附近糧船于此習運以防會通河一時之塞亦國家之長計也

按右四三君子之言皆卓識遠見鑿鑿可行誠所謂天下智謀之士所見畧同矣觀近時事亦有可徵者永樂中嘗發丁夫十萬于中灤下二十里開濬舊黃河分導河流使由故道北入于海工部侍郎藺芳謂

河南之民免于魚鼈誠萬世之利弘治初白公昂議  
自東平東北至興濟鑿小河十餘引水入大清河及  
古黃河入海亦倣此意後中灤河復淤白尚書議亦  
中廢然二役去今皆未遠其遺迹尚可尋也至嘉靖  
數年河益南徙而入渦奔亳震驚 皇陵徐房而南  
安東淮北皆被其害以河流無所分而一淮不足以  
并容全河之委也使用宋張諸君子之言當無此禍  
按一統志黃河古道在大明府開州治南開州即古  
澶洲宋之澶州寇準嘗請真宗渡河幸澶州北城以  
禦契丹者也經東昌館陶縣西南五十里今臨衛河

有陶山水馳下至滄洲南皮縣景州吳橋縣河間寧

津縣界入海○又按金隄古堰自開封府滎陽縣東

經大名府清豐南樂縣界由東郡今東昌府漢成帝

時河決東郡金堤下至千乘海口今山東濱州千百

餘里歷代築以禦河患通謂之金堤嗚呼循金隄之

遺跡稽黃河之故道合諸賢之卓見踵 永樂之茂

功推古驗今灼灼可行者但世習樂因循而憚改作

此在今日勢猶難行後世哲人有作越拘李之見或

有取于吾言爾矣

兵部侍郎張海都督僉事侯謙經畧哈密還京下獄哈

密在肅州西北一千五百里本古之伊吾廬唐之伊州  
韃靼回回雜處之國也其北天山與瓦剌相界西接火  
州爲諸胡要路永樂初卽其地設哈密衛封元肅王之  
裔脫脫爲忠順王賜金印令爲西域之喉襟以通諸番  
之朝貢脫脫死傳其子卜荅失里以及孛羅帖木兒無  
嗣王母理國事成化九年土魯番王鎖檀阿力侵哈密  
虜王母金印以去其衆逃居肅州及嘉峪城 朝廷屢  
命守臣經畧而王母金印竟不可返十四年鎖檀阿力  
死子阿黑麻立十八年甘肅守臣乘間請封王母外甥  
都督罕慎爲忠順王罕慎畏吾兒種也二十年遣使送

入哈密甘肅 興巡而下皆以興復哈密受賞弘治改元  
阿黑麻以罕慎非肅王後乃假結婚而殺之尋遣使入  
貢求封不許弘治四年王母已故阿黑麻乃以金印城  
池來歸會曲先安定王遣使入貢自稱忠順王裔蓋奸  
人教之其實非也五年兵部尚書馬文升誤聽三種頭  
目舉保遂立安定王姪陝巴爲忠順王甘肅守臣急欲  
成功倉卒遣使送之識者曰夷虜貴種類曲先本西戎  
安定本韃靼別部強合爲一又與罕慎異矣土魯番必  
不心服阿黑麻聞之果怒六年復虜陝巴及金印以去  
報至適阿黑麻先所遣頭目寫亦滿速等四十餘人入



貢至京師 上遂命張海侯謙往經畧之海等至甘州  
遣使齎勅諭阿黑麻順天道歸巴乂不報海等上疏言  
遠夷不可加兵來則撫之叛則拒絕之而已遂得命修  
嘉峪關捕通阿黑麻黠詐回夷二十餘人奏發其夷戍  
廣西海等還 上以其無成功下之獄降海山西叅政  
謙住俸閒任寫亦滿速兒等四十餘人皆安置閩廣間  
上命嘉峪關絕不與通

按張海謂遠夷來則撫之叛則絕之不可加兵此帝  
王馭夷之要道我 朝邊臣之處哈密始終有苟且  
徼功之失焉自成化弘治以及正德嘉靖數十年間

卒莫克有定也將有其末故先詳其本

皇明資治通鑑卷之二

三

皇明資治通鑑卷之二

終



